

曾文正公文鈔卷三

趙君神道碑

君諱仁基字厚子號悔廬武進趙氏五世祖恭毅公申

戶部尚書清正有大節為世名臣恭毅次子鳳詔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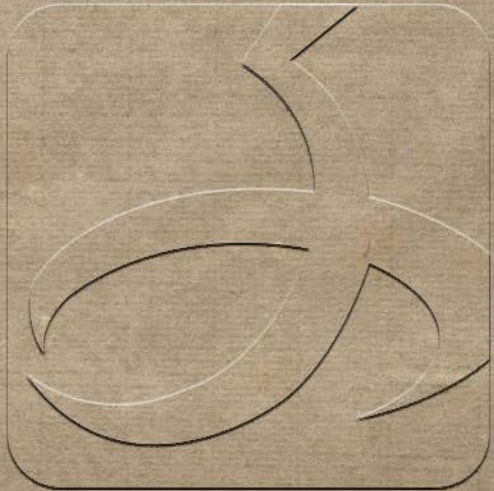
原知府者君高祖也曾祖某廩膳生員舉孝廉方正

祖某增監生考某舉人豐縣訓導兩世皆以君貴 贈

朝議大夫妣楊氏惲氏皆 贈恭人君少而端視矩行

恒言無誑年十三居王者喪哀禮周至父老驚嘆毗

陵故文獻之邦名儒相望君出而從訓導君於豐縣趨



庭問業歸而造請里巷耆宿若李君兆洛陸君繼輅吳君育周君儀暉輩咸從捧手稽經講藝穆然如笙磬之克諧其學既大進譽望亦翕翕日隆以試於有司則連蹇而不得一當久之嘉慶丙子乃北上應順天鄉試未歸而遭母憚恭人之喪又五年再試順天未歸而又遭父訓導君之喪君性篤孝兩丁大故不克親視含斂平生以爲至痛又以壯年喪元配高淑人復喪繼配錢淑人復喪其長子鑄客遊湖北子身浮寄塊然若委枯枝於大澤廢興不復厝意蓋至道光五年舉於鄉六年以

進士官知縣而君年且近四十八人世紛華之念洗除盡矣初仕爲江西宜春縣旋補崇仁縣知縣調安徽涇縣知縣既又署懷甯縣事所至判決滯獄感格幽頑齋禱於深室而四境時雨立應道光十三年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知州召見便殿

宣宗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歷數月卽升平陽府知府在晉數月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君感荷恩知益思有以自靖名捕椎埋盜鑄鹽梟大猾躬追而擒治之

禁止鴉片約堅條明是時

天子方申嚴詔拒絕西洋而英吉利窺天津陷定海割
香港寇廣東省城君綜理南安糧臺晨夜憂勞自傷無
裨於時而海氛日棘往往被酒泣下或力疾繞室旁皇
適奉升湖北按察使之命闕十八日而卒實道光二
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三君既再失偶最
後娶方淑人子熙文某官烈文某官女三人適增生李
嶽生候選主事周騰虎烏程縣知縣陳鍾英孫六人咸
豐六年七月某甲子葬於荆溪之東山所著書有江水

論一卷雜文一卷歌詩曰幽棲集登樓集等者凡七卷
和陶詩一卷詞一卷君天懷淡定中歲頻遭憂戚泊然
不知窮通得喪之於已何與自詩篇外若無一足關其
慮自獎誘後進外若無一堪自愉樂者論者疑其超曠
忘世及海上事起乃獨鬱鬱不能終日豈有大志者當
頽然不易測耶抑中年悲感晚節一觸而不自克耶匪
可詳已銘曰

達人離垢遺棄萬事聖者忘身不忘拯世迹若相反義
乃相成趙公落落衷道而行積困始亨將大厥施方駕

而稅誰實尸之有子克家志亢行俯天右勞臣永錫來
許

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

皇贈武功將軍

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

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

君諱廷楠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
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
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公知子欲一燕見

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
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
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屐四永安曾鬼六
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卽禽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
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禽
翦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
力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屐四曾鬼
六之亂總督飲醜死知府擬遣戍以與君俱有前請得
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

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
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
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
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截五百去賊五里而
營夜聞吹螺四面眾嘩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
弁中設子母礮佐以鳥槍賊近則發擊之翳人與火闌
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且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
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
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

追及長樂禽之其年八月又禽海盜姚阿麻於是有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環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命旣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剿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

明會匪眾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人入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資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寅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入禽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噬學顯來降保亦思歸

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爾
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
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眾斥曰跪吾
王曰吾

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睨保曰
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
不來此矣保亦起揖君卽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
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
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

王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况保縱橫海上十餘年
殺二總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追今棄眾內首則魚
肉耳曰女何慮之淺也 朝廷并包海外荒類萌生削
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而自效不貲之慶也
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
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
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
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
四年攝廉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

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
年六十八卒子六人曰鳳翮白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
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
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季公墓志銘

公諱芝昌字雲書號仙九姓季氏道光之末咸豐之初
公以正卿內知樞密外督封疆朝廷亟以大事相屬
而公嗛然自以爲不足海內賢士亦第宗其文章而若
忘其政事之美公於文裁量完密宮徵鏘鳴當世嘆爲
臺閣夷懌之音而又忘其營度之苦至其身世備歷諸
艱則知者尤少也季氏世家江陰公會祖諱愔祖諱熙
歲貢生累葉窮約至考諱麟字晴郊者始以拔貢舉人
官鉅鹿縣知縣嘉慶十四年公侍汪父從鉅鹿君於官

所又迎婦於衛輝婦翁爲王蘇儕嶠以翰林出守大郡
兩家皆科第名宦政聲溢於河朔寢寢光大矣無何歲
貢君卒於鉅鹿鉅鹿君坐不身捕妖民褫職遣戍新疆
踰年沒於戍所公所生長子旣殤又殤一女又殤次子
而鉅鹿君有官逋簿責益急籍家產輸之官親知不相
省錄胥吏侵侮殆無人理厥後以道光元年舉順天鄉
試三年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薄宦京師生事日絀蓋
至十二年成一甲三名進士而公之困厄餘二十載矣
旣以巍科改翰林院編修明年散館則大爲

宣宗所褒御書魁字於卷之傳別而大臣亦自登公首
選旋又以大考翰詹列高等簡授山東學政任滿還京
充戊戌會試同考官明年己亥大考復列高等奉使江
西主考浙江學政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是
舉朝慕公遇合之隆臺省耆宿交口稱公詩賦以諷勉
後進儕輩斂衽皆以爲不及高才未達皆傳鈔而模範
之雖

天子亦以君臣文字契合爲足樂也公在浙丁母憂道
光二十三年服闋入都與考試差翼日召對

宣宗嘉嘆公文以謂他人竭蹶喘汗有不能到汝則沛
乎有餘譬之於射汝穿楊百中矣語畢大笑公且感且
悚退而不失鵠名其齋是歲擢禮部吏部侍郎督學
安徽公益兢兢恐無以育才厚俗上負
主知二十六年受代還 朝明年充會試知貢舉 殿
試讀卷官 經筵講官衡文之事無役不從四方學徒
翰林新進輻輳造門請業而

上察公忠謹廉介可任艱鉅不復欲以校文角藝相屬
蓋科目取士既久至爭聲律一字之得失而置軍國於
不問

宣宗晚歲遠覽唐季明末之陋卹焉思有以易之亦預
憂治安之不可深恃也二十八年 命公爲倉場侍郎
是冬 命偕定郡王載銓查辦長蘆鹽務及天津所屬
倉庫二十九年 命偕大學士耆英查詢東南兩河冗
員浮費又 命公馳赴浙江釐剔鹽務清查倉庫凡政
有奸弊叢雜輒屬公梳抉而廓清之公晝夜稽覈不吳
不揚盡得要領而於人無所乖迕使浙未返有 詔簡
授山西巡撫甫至晉又內 召爲軍機大臣三十年

宣宗升遐與諸王大臣受遺輔政

文宗繼序益欲以艱大付公會廣西軍興南服不靖遂命公總督閩浙公鈞校官書盡發舊牘與新事雜治廢寢忘食未幾疾作陳請開缺勿許咸豐二年病益劇屢疏乞退 溫旨慰留最後十一月 詔許回籍調理三年正月返蘇之常熟家焉二月金陵淪陷賊乃日熾公聞之大痛自以 朝廷重臣出莅海疆不能濟弱扶傾副

聖主倚畀之意而時事糜爛又不克力疾強起以效尺

寸往往獨夜悲泣或爲詩歌以鳴積鬱至咸豐六年而得偏痺之症十年蘇常失陷挈家北渡又聞九月淀園之變益憂憤內傷不復可支矣是歲十一月三十日薨於通州春秋七十自公之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趙氏祖妣趙氏妣史氏皆贈一品夫人妻王夫人妾郭恭人皆前卒妾吳氏公沒後自裁以殉 旌表如例子念詒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加四品卿銜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陳彝次適鉅野縣知縣張彭年孫綸全邦楨曾孫厚塋厚基厚鎔公卒時渴葬通

州城東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始卜葬於江陰長山南麓當公在閩引疾方怪宏才若彼重任如此何遽謙讓勇退及歸田數載而憂國乃更甚於當官之時而當世之自以爲能負荷非常者覆轍相屬乃不忍聞然後知君子欲然之抱誠不易量度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兩社貞卜實啟季宗世闕休德集於我公十韜一襟積塞乃通發爲宏篇藻火笙鏞輶軒四出使節落旄冥索章句盡拔其豪靡榦不采何埴不陶

天子曰咨時有屯蹇道有平頗著在前典良臣榦之天迴斗轉斂此鴻文謀奠乾坤入筦天樞出帥海濱鋤奸詰蝨萬緒交紛每況彌恭若虛若無讓賢避位長往江湖心摧形瘁與世同臞我貢春官出公門下斯鑄斯鎔或躍於冶岱宗云頽有隕如溷紀績埋幽用詔來者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某祖某父某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試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充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旣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教匪竟何如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

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礫之湖廣總督
 上其功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
 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復有李沅發
 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蠡起洪楊之徒出大亂作矣
 公為縣治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艱歸大學士賽尚阿
 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為副都統烏蘭
 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
 察公意嚮而厚薄之敘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公亦
 竭誠贊畫募筴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

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
 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以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
 圍賊於永安復代為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
 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
 大敗官軍遂攻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
 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
 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
 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
 心閣築壘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

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旆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勝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盪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朱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掇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掇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亂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

江西雖無亂朝命然完善之士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踔四百里焱入南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窺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戴厥後田家鎮失利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鐫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

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

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疏自鄂之皖
饋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
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
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
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
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
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
十七日也年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尸以
出事聞

天子震悼追

贈總督

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江

西皆立專祠

褒公三代如其官

子諡忠烈咸豐五

年劉公長佑閒關歸公喪新甯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
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
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 子諡壯節
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
椿爲嗣妾楊氏公旣歿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
行相切躋

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

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

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屬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
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師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
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之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鑒
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倖厠忠
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 詔合至金陵
及赴廬州之急有 詔且留楚中宜可少安以惜有用
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
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并
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頽
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臥病
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
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
風教露養秀水振飢翼民以長蘇其枯齒衣以文襁儒
吏之風並峙無雨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
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天平人哉楚師東
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龜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
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殫元惡盡

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創其始不觀其成九原
可作慰以茲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
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 朝野嘆仰以爲名將而
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
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
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
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
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

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
 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 皇輿
 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為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
 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日阮
 王父拱詩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沒後
 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
 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
 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
 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一嘗以試罷徒步夜

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
 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
 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
 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
 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瘠口焦思大暢厥旨
 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
 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
 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
 維時國藩奉 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東伍技擊之

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
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三千輔以新甯之勇鎮守之兵
機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
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
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
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
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
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
公進洪山而白請攻花園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

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勝於田家鎮公提
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望石墜崖死者萬計
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
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命
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鏗
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
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
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
息深憂嘆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眾而申儆之或解說

周易以自遣時別賊陷澆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
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間收復德
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
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鰲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
之四戰而賊大熠義甯既克有 詔加布政使銜公以
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
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
武漢 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衄於濠頭堡大
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
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
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
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例 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
立專祠 子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
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旨相符其臨陣審固
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
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
非天幸也配張氏 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

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勗又相
從於金革申之以婚姻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車之澗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
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
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睇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
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讐矯矯學徒
相從征討朝出塵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
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憤其趨旣辨其詭仍立豐功一雪
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賓字迪菴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之
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
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
右營主者戰歿公代領其眾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
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
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
忠節公與公禦之所部僅千人耳賊眾數十倍塔公控
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麇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

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
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江流盤折逼隘之處其南
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
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
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磨崖以紀績公前以累
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 賞給摯勇
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 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
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
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

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堅不可遽下又
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
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
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
靡有屆也五年之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陽馳
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南定遂建西援
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蹠
羊樓崗擣蒲圻掇咸甯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
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惟忠節公與

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舍
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
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
歲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鎗
不起公接統全軍眾志愈厲鏖平城外悍賊之壘却劇
寇石達開來援之眾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
平一月再克武昌漢陽

天子偉其功 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
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啟榮者堅忍得眾內

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外與皖廬之賊
互為聲援公既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
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
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
天下快之 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
秩數省官民歡忭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
為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 敕公東兵以救
浙難而胡文忠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
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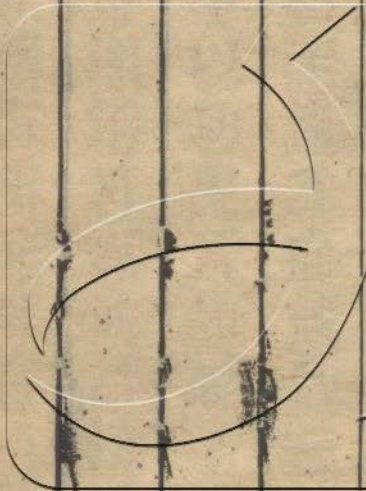
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
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蹙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
日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
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
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
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
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
湖南立祠 予諡忠武 賞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公
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 贈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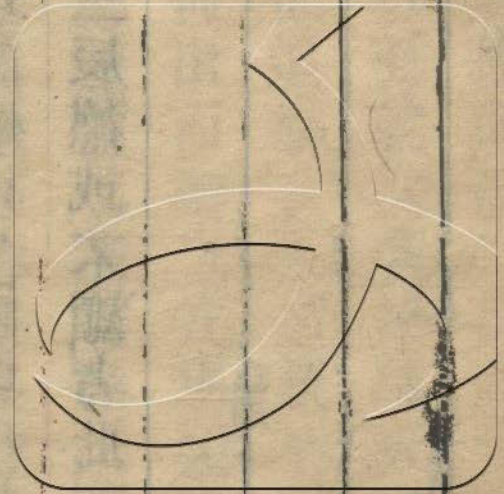
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復 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
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 封一品夫人公
端凝敦篤愛人不尙美言而意溢於色色溢於辭雖他
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
痛至不忍聞同治二年 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
陵 推恩有功之臣 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
人子三其二殤光久 欽賜舉人引見 賞六部員外
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
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冲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

月日改葬某鄉某山可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既粗敘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塚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摳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已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胸劈眾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眾後豈無贏財不阜我私不忍已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噓觝反自潯陽少憇武昌將請於朝親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

不遂茹涕闇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已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燔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旣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賞戴花翎同知而名顧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詔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旣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

遂借諸將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蘄黃公乃自瑞
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并轡謀
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
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
率所部既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間分兵克復湖口
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以偏師却湖口之賊禦
竄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
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
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

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
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吸
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捐食悲咽出則拊
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
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粗定適胡文忠公以
母喪奉 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
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荆宜施道
之 命統兵自鄂援湘 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
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

民一時得蘇眾聲大和論功 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
余與胡公方議并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
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
曰青草橋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陣之廣近
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
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
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眾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
不能遽任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陷黃州德
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等縣公經
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
位

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

今上嗣位

褒安慶功

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

既又命移撫安徽公初莅安慶繼駐臨淮屢奉 密

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

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眾

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

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寬其黨羽使

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
天子躋之公又以時解潁州圍克霍邱之城撫綏各圩
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
詔授爲
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
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旣
以苦思邁病徹夜不寐風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
奉
詔旨起復墨經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
請假四十日調養旣而輿病就道又請假四月并開巡
撫之缺
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

唐確慎公墓志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
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
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卽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
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
俱
封夫人譚夫人沒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
甯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
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貲爲臨湘縣
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
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
鹽引地一疏吏議鑄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鑲之
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

一爲安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
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
敷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搖之獄而解
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

金陵公聞母病卽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既遭內外之艱
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
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搖爲亂公出防邊圍內譏奸
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搖獸擾而兒畜之設立五原
學舍延師教讀羣搖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于先等十
餘人立斬以徇而貫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
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
縣君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
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

僚填咽味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
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闕公事又雜摭他端以相
訾毀 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
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尙洛
閩諸賢所至以是救其躬亦以是牘於人時時論箸以
垂於後在翰林時箸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
水利等書在廣西箸讀易反身錄居喪箸讀禮小事記
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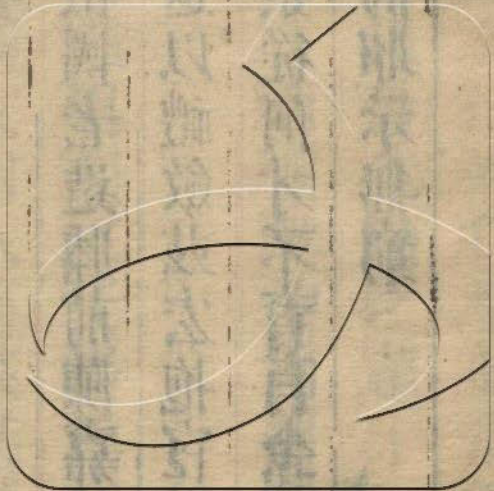
峻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箸
易淵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
倭仁良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竇塈蘭泉何文貞公
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
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
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
院文宗踐阼有 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
利弊無所不罄 論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
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

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箸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懼明戒口篤信程朱有譏其隘或譏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借之大同播此芬韵昭示無窮



林君殉難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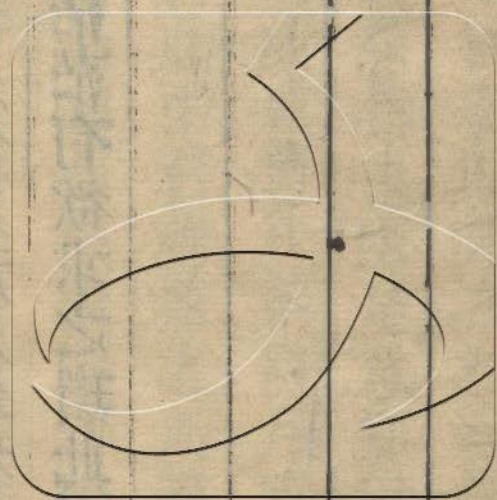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
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
志不得少伸名不裸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
悲焉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
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
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
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
如防禦水截然不得蟄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旣爲保

會文正公文錄卷三
奏加知州銜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
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
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
不得敘又別摭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
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眾所噤害
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隨國藩於九江軍
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
糧台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台又佐理鄱湖
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

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募
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
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矍矍焉知戰事君
旣痛其獷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
強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
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
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
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
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擄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

卷三
三
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會援賊大
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誠其下曰好相保
吾與若共命於茲者也至是眾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
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
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
不可復識矣於是立石以表遺跡綴以銘詩以告於不
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予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佞者刀楛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
夫悍激訥者避之負城屏息忽入戰塲萬馬辟易士固
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
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
堅可鍥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
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何君殉難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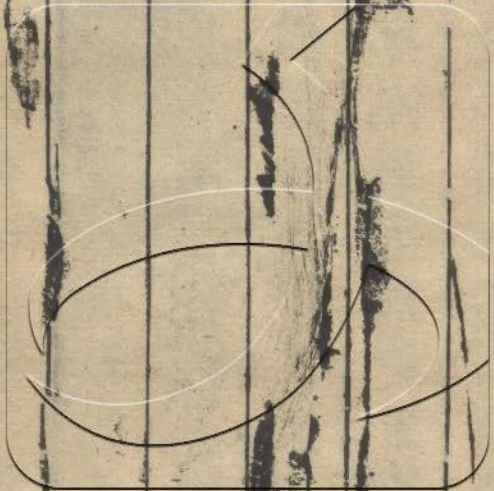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
哇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
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
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
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
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
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
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

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礮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過其西捻黨洶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悅環三四縣爭輸猪雞糗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揀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捲千里

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君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齧指誓眾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眾無以為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木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為卹始什人賦麩一斤繼而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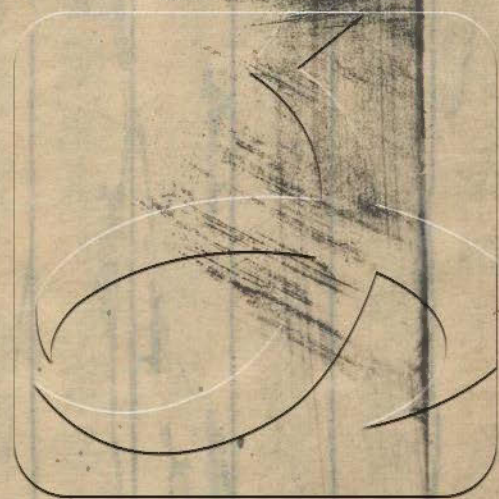
滅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
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
強自振厲然備甚瘦瘠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
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違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
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
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馬超江復仇設位受
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
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亦不自安匍伏詣
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緩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
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
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
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
丹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科進士翰林
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 上書房
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
之說傳以己意引伸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
嘗以謂聖人者事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
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莅事饑餓經年

而百戰不息倘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
即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
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
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詩俾來者有考焉銘
曰
饑寒逼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
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
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鈎爪殪我閔儒赤舌燒
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舌難可遽勝
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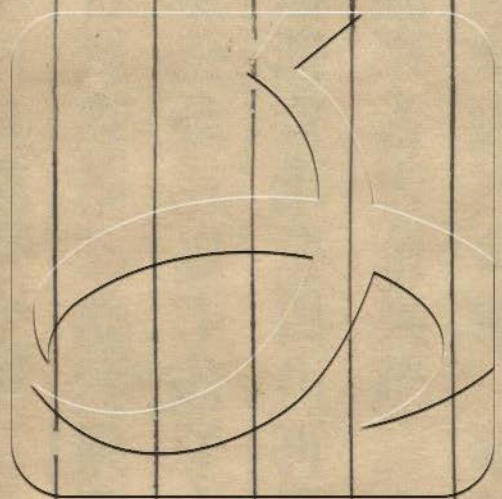
畢君殉難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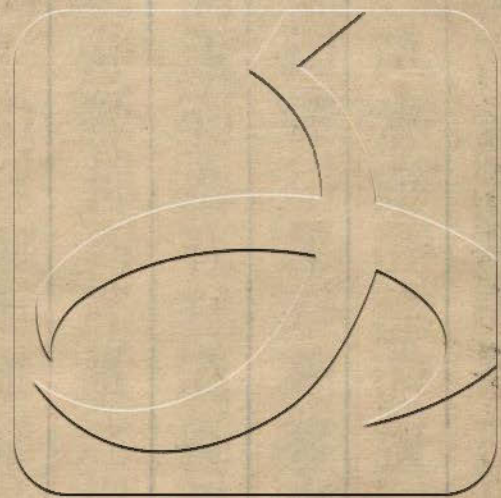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扶弓矢又令一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騰馳嗔人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
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
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
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
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
也連陷瑞州臨江等七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陣
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
檄而南以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
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
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

士再入饒州誓眾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
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
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
沅鎮都司升川游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
謀薦謗迭相汙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
又惡忌者出已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嘗思立奇功以自
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
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
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剿後街賊蜂起

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
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
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尸又三載咸豐九年子弟
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
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已者獨足恃乎哉於是伐石
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治眾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
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
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媚嫉外逼強寇進退靡依忍九叢
詭鬱極思伸矯首詆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
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

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菴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驕然若割肝膽而判為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

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爆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眾侮積淚漲江以求集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日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矯旋啾瑯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平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響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眾之歡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思夫豪傑用兵或做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士不得則鬱鬱以

死者甯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
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
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
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
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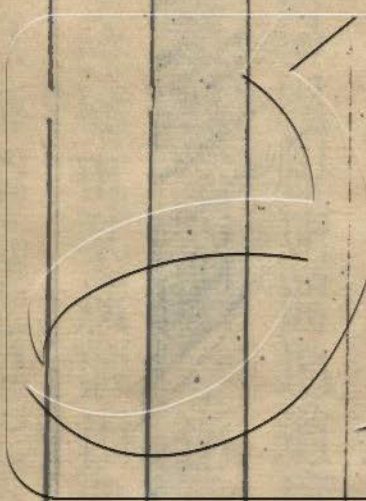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
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
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
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
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
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
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
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

山二年破九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
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
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
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眾臨敵授命
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
和之一堞未攀駢尸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
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
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
守要隘賊以短兵鎗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
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
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
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
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
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
狀者况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
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
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
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

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
變不相沿襲况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
豈有可泥之法不敵之制今之水師益因粵賊之勢立
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
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
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
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
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
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顛已守

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 朝廷開方
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粗述列難者之慘
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
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做畏云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特
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蕉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
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
慰之乃徧行營壘樹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跡彭君
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
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城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
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
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

城塙攢以小營障以長塙甃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

一壘將士須臾隕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噤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嘆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返而半殍於途近縣之藥旣罄乃巨艦連檣徵藥

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螳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楯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

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眾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連漕銅城閣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輩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危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逢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

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
起一餐累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
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
并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
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
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 國恩封
賞進秩而沒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
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
藩具疏 上聞 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

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
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撓墻宇敝侈同治六年省中僚友
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邊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
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夭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
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
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
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顧阨我千艱狂寇所噬
刈人如菅診癘乘之積醜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

死靡它心堅屈鐵鑒彼巧媮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
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 寵賁冥漠千禩馨香新廟
孔施彝罍將將
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
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
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
爲僞都城中官師與駐防之軍民并及於難當是時
天子已命向榮爲 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
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
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
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

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沒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 朝廷命和春爲

欽差大臣而 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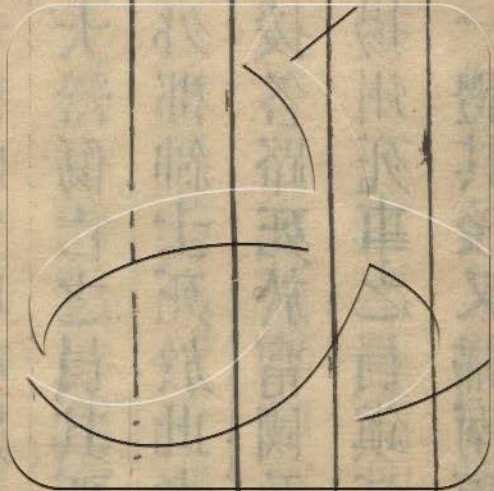
如此其餘南軍攻取傍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剿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旣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

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孤軍戰鬥累月不歸餽餉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恤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烟日滅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濶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揜渠策勳有期不意倉黃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

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時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駮暨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

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

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
 亮某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
 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
 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言團練保衛鄉
 里法當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
 若募團丁為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
 仿戚元敬氏成法東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
 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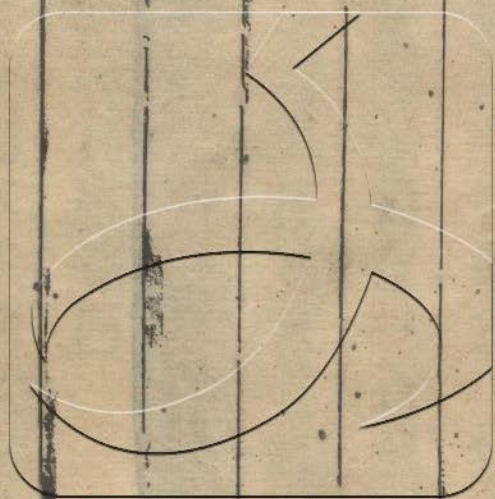
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剿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燿旣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蕪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

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啟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隕於軍次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庠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沒有餘榮已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

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績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沒於閩中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直隸陝西征剿叛回於甘肅按察使銜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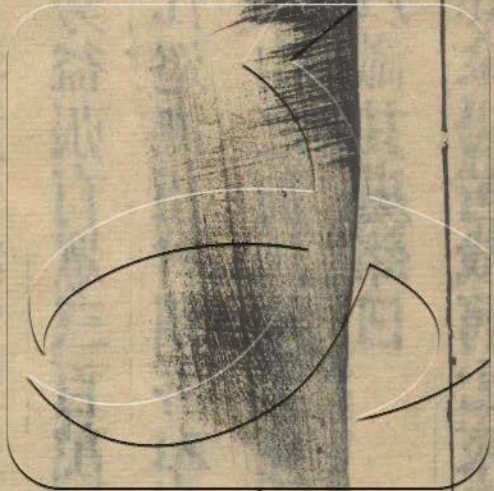
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迫於王事逐風塵而不返歟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無等之欲奸僞相吞變詐相角各圖其安而予人以自危生民如遊沸浪之中無可歸

嚮陰陽繆錯羣神亦失紀而無所憑依得忠誠者起而
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存樸躬履諸艱以拯斯世之
阨浩然捐生以求本志之安芸芸者目擊而心折亦皆
效其所爲以苟活爲羞以安居爲恥嗚呼此吾鄉數君
子所以鼓動羣倫潛馭默率歷九州而戡大亂者職是
之故亦豈死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粗安諸君子或廟
食各省邑中新造昭忠祠落成亦有年矣古稱鬼神無
常盲盲於克誠後之入斯祠者洞洞屬屬悉其忠誠與
陟降者相對感發漸摩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
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三年二月
十日陷我金陵據爲僞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
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眾三百萬擾亂十有六省同治
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
月十六日於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
口工竣鑿石以識其處銘曰
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靈谷龍神廟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智者不祭或有旱暵圭璧
 祈禳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別四時
 方色為象土黃繪纁有禱輒應其後五龍九龍之堂浸
 作祀事興矣 國家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準王儀自
 京師黑龍潭暨各行省皆立廟虔奉甘澤時降人蒙其
 休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水出於鍾山之陽靈
 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獲嘉應洎兵興祠燬壇宇蕩然
 無存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雨祭禱之術既窮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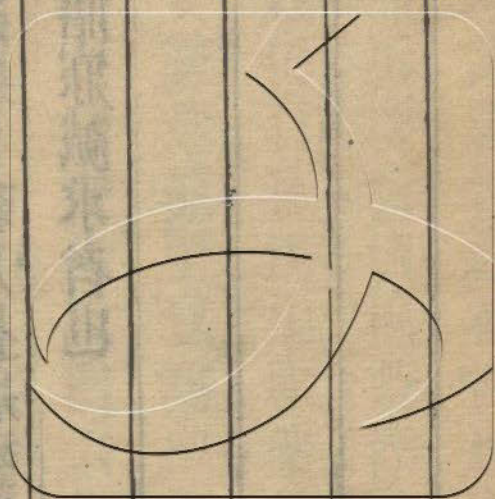
藩乃與布政司李君宗義督糧道王君大經鹽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圻壤膏流稿苗淳興嘉蔬蔚蔚陂澤旁匯魚鱉灌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於是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塞而妥靈芬楝堅致黝堊無華取足嚴祿獻之儀酌質文之衷而已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宮震耀今古勳戚甲第湧殿飛甍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尙存獨至粵賊洪楊之亂掃地剷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卽靈谷寺屢興屢廢亦無似此次之澌盡者今龍神廟粗立基緒而全寺之踵修名蹟之興復不知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

014858

Z124.5
14844
115

曾文正公文鈔卷三

曾文正公文鈔卷三終



71014923

